观黄山日出

□张峪铭

有期待地行走，心情就有一道阳光。

天都峰履危、玉屏峰览胜、大峡谷探幽、光明顶望远，整个白天翻山越岭，疲惫而快乐着。这种快乐不仅来自于赏心悦目的景致，而且来自对一座座山峰的征服感。当夕阳西坠，一切掩在夜幕中时，我们入驻了光明顶背后贡阳山的“白鹅山庄”。导游说，在这儿睡上一觉，无须起早，出门就能看到明天的日出。

贡阳山，一个“贡”字，就告诉我们，这里看日出是黄山最早、最好、最新鲜的地方。洗漱好，到庄外吹了一下山风，就早早地躺上了床，本想尽快入眠，无奈满脑子想的都是黄山的景，尤其是对明早日出的想像与期盼。

谁没看过日出，透过林梢和薄雾，看到远处的山巅上慢慢地露出脸儿，猩红如火，圆大如盆。其过程犹如古时徽州大户人家，将一盏大红灯笼，缓缓地、高高地挂起一样普通。可黄山的日出将会有怎样的生动别致呢？

一夜浅睡，三番起身，尽管将闹钟调好，但总怕误了时辰。不到五时，我就穿好衣服，走进了黄山的晨曦之中。

山风带着寒意，吸入你的鼻息，你明显感受到肺叶被清爽的空气给膨胀开了，有着舍不得吐出似的饱满。三三两两的人影已向山庄的东边蠕动，不一会儿都各安其处，静伫等待着。

没有哪一种等待有如此美好，不忧不惧、不急不徐、不喧不哗的。我找了一个开阔地，支好相机，静静地眺望着天边。

此时天际线将天分成两色，之上晨光曦微，灰蓝的天飘了几丝云彩。之下的山峦皆浸在灰暗之中，影影绰绰的。月牙儿悬在半空，一颗闪亮的寒星与之依偎。满山的游人都耐心地等着。天边渐渐地亮了，白了，红了……眼前的山峦慢慢显出了山形，像透过纱缦的皮影儿，形状单薄，色调单一。

不一会儿，在天际线下露出了一红点，刚才屏住气息的人群突然有了一阵躁动。红点向上跳跃，撑着天际线，一点一点地挤出了半张笑脸。这时快门声与惊叹声连成了一片。终于，旭日像一位娇羞的姑娘被人掀起了盖头，露出了大半个红彤彤的脸庞。万籁俱寂，一切空蒙，此时的红日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她敛住了自己的光芒，温柔地唤醒万物，轻吻着大地的胸膛。

山峦一点点染上了红色，朝日露出了整张脸，却仍未突破天际线。如此奇观，从未见过。正感叹着，朝日拱着天际线在天边形成了一座桥，上半圆如白亮的桥拱，下半圆如倒映的金波。持续不一会儿，朝日似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挣脱了天际线的羁绊，顶破了地平线，喷薄而出，瞬时几道光茫向你射来，随即金光万丈，万物生辉，贡阳山后面的丹霞峰像点着的火焰一样。

此时游人像听到了号令一般，顿时喧嚣起来。

我却陷入思考之中，难道到黄山看日出，仅仅是一睹其壮观？导游似乎洞察我的心思，竟告诉我一个故事：在某年的某一天，一位小伙失恋不能自拔，他来到与女友锁过“同心锁”的山巅，想了却此生。一夜悲泣辗转，打算翌日赴死殉情。第二天他稀里糊涂地与人一道看日出时，不经意听到游客一句话：“日出了，新的一天开始啦！”小伙如醍醐灌顶，幡然改途。

故事无须考证其真伪，但生活的真实如白天和黑夜一样周而复始，与日出与日落一样循环往复。喧嚣必然要趋于宁静，宁静也将回归喧嚣，这是一样天地，两种境界；繁华落尽成一色，日出云海红满天，这两种景象，难道不是一种人生？

日出山醒，是景也是人生。

黄山之冬 谢成龙 摄

最美是冬笋

□钟 芳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中写道：“冬笋最美。过年的时候，若是以一蒲包的冬笋一蒲包的黄瓜送人，这份礼不轻，而且也投老饕之所好。我从小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冬笋炒肉丝，加一点韭黄木耳，临起锅浇一勺绍兴酒，认为那是无上妙品——但是一定要我母亲亲自掌勺。”在他看来，冬笋是食用竹笋中的最美。经过冬笋略带羞涩的调味，肉的香，笋的鲜，酒的醇，全部诗意呈现，热气腾腾中，活色生香，让人妙不可言。尤以母亲炒的最好吃，出味的香，是每年冬季舌尖上的美味享受。

冬笋是时令山珍，冬至过后最好，以肉质细嫩，味清鲜香，历来被视为“金衣白玉，蔬中一绝”。杜甫有诗赞曰：“远传冬笋味，更觉彩衣浓。”只是，冬笋不生地面，是楠竹竹根鞭上长成的笋芽，深埋地下，待冬天长大后方可挖取食用。因其深藏不露，所以更为珍贵难得，与春笋相比，质地更为清香纯正，营养更全面丰富，味道更甜美可口。诗人李商隐曾写道“嫩箨香苞初出林，五陵论价重如金” 来形容它出土上市的金贵，价超鲜肉。

家乡多竹，本地出土的冬笋鲜脆甘甜，柔嫩可口，有鲜美芳香的风味。每到农闲的寒冬腊月，毛竹林里总是一片热闹欢腾，大家都在挖冬笋。现挖出来的冬笋剥开笋衣，笋肉洁白光润，清新肥壮，宛如出水芙蓉，鲜艳欲滴，是冬日餐桌上的珍品，更是春节期间深受人们青睐的上佳绿蔬。

冬笋炒腊肉，芳香扑鼻，风味饶人，是我们湖南的家常名菜，也是过年时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腊肉洗净切成薄片；冬笋切去老根，剥去外壳，洗净切成薄片，放入沸水中焯烫两分钟后捞出沥干备用；大蒜洗净切段，姜，干辣椒切成丝待用。油锅置于火上，放姜蒜和辣椒爆香，下入腊肉炒至片刻，随即下冬笋一起煸炒，加豆豉、料酒和适量清水，焖片刻，至汤快收干时即可。装盘，上桌，冬笋的馨香、腊肉的醇香、豆豉的酱香、大蒜的辛香、辣椒的辣香，无不是芳香弥漫，让人垂涎欲滴。急急地吃上一口，顿觉齿颊留香，韵味悠悠，回味无穷。吃了三十几年母亲做的这道菜，我从没吃厌过。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开胃下饭，那种香，那种鲜，沁人心脾，至今难忘。

用冬笋配以排骨炖汤，清润可口，滋补养颜，亦是一绝。冬笋、排骨洗净斩块，放入砂锅，加入葱姜、料酒和清水，大火煮沸后文火慢慢煨炖。做这道菜，制作简单，并无太多的技巧。冬笋为排骨增添鲜香，解除油腻，变得汤鲜润体，淳朴自然，于严冬时节热腾腾的吃上一碗，顿感寒气全无，暖心又暖胃，就这样，一顿寻常的家常菜带来一番怡然的享受，让人大快朵颐。

素炒冬笋最好在炒之前，先在沸水中焯一遍，沥干，去其微微的苦涩，然后淋上麻油、酱油、醋、盐和糖，清清爽爽的好吃极了，一股能让你感觉到幸福的香味也缓缓升腾起来，灿烂芬芳。

拐角处

□王霁平

有时看书，常能见到书中说的“转角遇上”这样相遇亦或重逢，给人出其不意之感，让情节更加戏剧，让初见的突兀转而变为浪漫且带有一定天命的邂逅。转角处又被文人骚客多少次细细描摹，一场场爱情拥抱人生在毫不相知的命运中已然起舞。有灯光、有火烛，有漫天翩飞的花瓣，仿佛那一见便知天将荒、地将老，而吾心如磐石，绝无转移。

感叹这样美好的同时，不免心生伤感，因为有时转角处等待的并非真命天子，亦不是我少女时曾梦过不羁的情郎，我的转角是那个卑微冷薄的世界与这世界仅有的一些桥梁。

悲天悯人的情怀亦可说是我心中小小的侠客之梦，总羡慕透了电视剧中那些劫富济贫的剑士侠客。于是常约三五伙伴在城市的角落里游荡，恨不得碰上几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能把买好的面包放进他残旧的破碗，能把攒下的零钱一股脑儿倒进他菌群丛生的瓷盘，听硬币碰撞的叮咚声愉快又从容，而我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们感谢而激动的脸……我于是在城市的角落里寻找一个又一个没有玫瑰盛放，没有光环可绕的转角，那些残存卑微的转角。

转角处是一个个等待运气给予今天饱腹食物的可怜人，老弱病残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有的四项全集，有的占个一、二，但对于健全的人来说，无论摊上哪一样都是悲伤的，足以湮灭生的希望。我于是认为这样的帮助对于他们来说是鼓励，是能渗透灰暗的忧伤中一缕阳光。直到那天我走过一个转角，转角处的一个扎羊角辫，满身泥泞，脸上爬泪和尘土的小女孩儿。我打算给她一点零钱，在包里翻着零钱的我突然觉得被什么扯了扯，顺着感觉看过去，那小女孩儿正用脏兮兮的手扯我的衣角，我惊得几乎要蹦起来，跳到八丈远之外，天知道，这个手在哪个垃圾堆里翻过？天知道这个手又有多少细菌？

我已经选择性地忘记那天后来的狼狈与尴尬了，下意识地对谁都不提。只知道回到家不停地用热水搓洗衣服，用淋浴来冲刷胸膛。我忽的明白，我所做的远不是帮助，更不是鼓励，而是施舍。不是教义中的布施，更不是心中怀有济世救人的解囊。我所做的只是因为我四肢健全，我年轻，我无灾无病，我健康……我看到他们跪在转角，我希望看到他们感激的目光，听到他们说“谢谢”，听他们说“好人呀”……如此可悲！可笑！

我还一直以为我心善，又有侠客济世情怀，但只一个小小的转身，就遇上让我素面与心理伪装都破碎的难熬。原来我一直在转角处寻找虚荣心的满足与优越，现在想来真是残障。

生而平等，哪来三六九等，乞人乞的是生存而非生活，我向他们乞的，怕是心理的安慰吧。这样的残障比断了双腿，瞎了双眼还要可怜，还要悲伤。

我一直以为我在转角处给予玫瑰，哪知我手中捧的一直是别人帮我顿悟的芳香。

让人发晕的网络词语

□孟祥海

一日，上初中的萌萌问爷爷，“你知道‘萌萌哒’是啥意思吗？”爷爷想了想，很认真地说：“是不是想让我打你啊？” 萌萌一脸无奈地接着问，“那么，‘么么哒’呢？”这时，坐在一边的奶奶说话了，“萌萌，你是不是欠抽啊？”这回萌萌是彻底“蒙了”……

那天和妻子在早市上偶遇她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妻子看人家带的帽子很好，就说“你的帽子好潮哎！”她那同学怔怔地看着妻子，一本正经地说：“不会吧，我好长时间不洗了，昨天刚戴上的！”我一听——晕！

其实，这样的尴尬不少——记得9月份送闺女到大学报到，只见学院门口挂一横幅，上写着“学妹们，我们宣你，你造吗？”当时我就愣了：学院宣传科的老师是不是宫廷剧也看多了，怎么还“宣人”觐见？后来才知道，敢情这“宣”就是“喜欢”的意思，而“造”是“知道”的意思，这回我是真晕了！

前几天妈妈看到手机报写的“脑洞打开”一词，嘟囔着“这是要做脑部手术的意思吗？真可怕！”还有，一听别人说“躺着也中枪”，就满心疑虑：是不是坏人太多啊，怎么“‘躺着也中枪’，那人的枪法准头也忒好了吧？”

那年看到孙子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写的：“亲，祝贺你哦！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哦……”奶奶又是一脸不解。怎么录取通知书还得“‘亲’一下，这个词也能随便用吗？”也难怪，都70多岁的人了，又不会“淘宝”，当然也就不明白“亲”是啥意思了！

网络词语，日新月异，稍不关注，可能就“OUT”了，可是生活中过多的运用网络词语，会造成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尴尬，尤其是对一些不大上网的老年人。笔者以为，对于网络词语，我们应慎用，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语境，选择得体的词语更好，而不应一味跟潮流，张口就来！

青灯有味年少时

□王征社

生活在现代城市的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似乎不遗余力，为了孩子的成长可谓煞费苦心。孩子从小到大，什么琵琶、古筝、绘画、游泳、舞蹈、播音、主持、棋类、球类等，一句话，只要孩子肯学，家长一定满足。

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个人为例，我成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许是年少时精力充沛，也许是兴趣使然，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中国象棋、军棋、围棋、乒乓球、游泳等所谓的艺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兴趣与日俱增。

我学习中国象棋纯属偶然，记得有一次串门到本村一同学家，看到他与几个少年正在车马跑的厮杀中，便凑了过去。那时农村的孩子，比不得现在城里的孩子，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几十户人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也没有什么零食或八卦，哥几个见面没有几句多余的话，马上分坐在象棋摊边，一“杀”就是大半天，我也蹲下来围着棋盘，一动不动的看着，几局下来，自认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强烈要求”自己下一盘。但真要下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一开始“昏招”迭出，什么“马别腿”走路、士走直线等，但几场下来，差不多会下象棋的基本套路。

记得刚学会下棋时，我的棋瘾特别大。有一次晚饭后，我跑到一个小伙伴家，两人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拉开架势，摆开棋盘，不说话，进行“手谈”，也许那时年轻气盛，两个人在棋盘上整整“斗”了一个晚上。激动时，两个人把棋子敲得啪啪响，害得小伙伴的母亲一夜九醒，几次“提醒”我们该休息了。但我们似乎入棋了，根本听不见别人的劝。赢了，对方不服气，接着下输了，也不服气，再来一盘。循环往复，一夜到天明。

再后来我参军了，在部队条件也好了，时间也宽裕了，下棋的人也多了，我的棋艺也见长了。在长期的博弈中，我也渐渐地悟出了很多道道，象棋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等级制，将帅是不到一线冲锋陷阵的，其周边围着一群仕象，居中“运筹帷幄”。同时，棋艺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长期下棋的人凡事深思熟虑，因为棋术是战略与战术的结合，在棋盘上看到五步以外的变化并做好应对，这归于战略；而走好一步棋，似乎又属于战术。所谓高手，就是能看到五步甚至十步变化的人，中国民间会下象棋的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高手”，这是一个长期修炼的过程，也需要极高的悟性。

我学习军棋的时间差不多与学习象棋的时间同步。先学会几个规则，如炸弹不能放在第一排，军旗放在大本营，地雷不能挪动等。在与别人下棋过程中，我渐渐悟出一些窍门，若守住这些门道，往往胜多败少。如坚守不出，重兵掩护军旗，将炸弹开到对方的营地、伺机炸倒对方的司令军长等。

我们在农村学习游泳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我的故乡在山区，没有河流，只有池塘，每到夏天，周边村庄都有一些男孩，因为私自下水游泳，被水溺死。此类事情听多了，家长们便多了一个心眼。夏天的中午，男孩的精力特别充沛，谁也没有午休的习惯，相反，游泳倒成了男孩的“专利”，一到中午，总有几个调皮的男孩，选一个隐蔽的池塘，扑通跳下水，在里边畅游一番。偶有家长悄悄地跟踪，摸到池塘边，将游泳者的裤衩全部掠走，让其“丑闻”不打自招；还要一些家里只有一个“独子”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儿子偷偷游泳，立即怒火中烧，采取极端的办法，抓住自己儿子的颈脖，让其猛喝几口水，以“增加记忆”；另有一些精明的家长，选择在家等候，待儿子到家后，在其手臂或背部用力刮一下，若有白色的痕迹，必是下水游泳，再施以“家暴”，如此这般，屡试不爽。

我起初是与自己的兄弟一起下水游泳，我们游泳的地方因地制宜，不管清水浊水，只要有水即可。记得每到暑假，中午饭后，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我们身背绳刀竹篮，借口外出砍柴拔草、摸泥鳅等，一齐来到离村庄较远的池塘，在水里浸泡一两个小时。我们初学游泳时，没有人辅导，更没有人陪练，而是先趟到齐腰深水处，一次接一次，由深游到浅，再由浅水趟到深水处，循环往复，一米、两米、三米……直到彻底学会游泳；其套路先从“狗爬式”开始，再侧泳、仰泳、蛙泳……我们当初学习游泳的动机非常单纯，就是想游向深水，游过池塘。

至今我还记得学会游泳后畅游家乡池塘的情景，人行水中，双脚踩水，双手捋脸，摇摇摆摆，手舞足蹈，特别是仰泳时，身体仰卧水中，只露出脑袋，两脚轻轻推进，两手或抱胸前，或叉身后，看天光云影，听鸟语蝉鸣，似云淡风轻，人洒脱自如，泳后神清气爽，颇有点飘飘欲仙。多年以后才明白，常年游泳，健体强身，尽管生在农村，天天粗粮咸菜，但体魄健硕，更重要的是不管风吹浪打，依然不变的是自己的自信心，以及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因为年少时自学了中国象棋、军棋、围棋、乒乓球、游泳、武术等体育项目，虽说路子有点野、有点怪，有点上不了台面。但自此以后，我经常思忖，既然体育项目能够自学，其它知识不也可以自学成才么？这也许是我几十年自学不辍的动力吧！

人生亦如银杏

□杨 晔

浅秋的日子还没被察觉，暮秋的浓重色彩就纷沓而至。早已习惯夏季里深浅不一的绿色的目光，忽然被深秋斑驳的色彩涂得凌乱起来，

唯一能让心境明媚的，就是那满街的金黄的银杏，也许就是它使这略显颓败的秋靓丽起来。

如果不是它的金黄照亮了整条街，也许人们已经忽略原来街的两侧竟然种植很多银杏树。春天，人们的视野荡漾着柳枝的袅娜，人们的心情充溢着在春花的艳丽，谁都没有留意银杏在春天里是怎样一点点绿起来的。夏季草长莺飞，百花叠放，更不会有谁会关注银杏是怎么的葱茏或是浓绿。可是就在这秋季深深的日子，曾经妩媚妖娆的垂柳，叶枯枝涩，躬身垂眉的样子，仿佛是失宠的嫔妃。曾经白花落雪的槐树，颜色不一的叶子，仿佛是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其实许多树叶都斑驳起来，半黄半红，半绿半黄，绿色亦没有了生气，黄得亦有些枯涩，红得更是凄然。

银杏就不然，在这百花落尽，繁华殆失之时，它无可争议地占尽秋日的风头，以它炫目的金黄点燃了秋日的生机。它的树干依旧颀长挺拔，每枝每条努力直指苍穹，傲然而立。她的叶子，黄得干脆利落，果断决然；黄得光明磊落，坦荡从容。

你看，飘落的银杏叶款款而下，撒在街面上，落在草地上，仍然是金黄的样子，硬朗的样子，叶子的形状依然是枝头的模样，叶子的脉络依然是清晰可数，没有一丝枯萎的憔悴，没有一毫凋零的惨然。

浓烈的金黄已然主宰整条街的色彩，就如是秋季的一面面绚丽的旗帜，在猎猎秋风中耀人夺目。纵使生命即将终结，亦是淡然依旧。

我与银杏对视，不禁想起了柏寒，她多才多艺，却又人生坎坷，一直专注演艺事业，却年过五旬时，才被大家熟悉，而后患病在身，匆匆即将离去时却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并叮嘱家人不再举行告别仪式。她安静地告诉身边的人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不能有质量的活，至少让我有尊严的死。”

还有丛飞，身为普通歌手，资助学生183名，散尽自己钱财，最后重病缠身，还把朋友资助的医药费捐给他人，当他病情恶化时 毅然决定捐献自己的眼角膜，生命已逝，却照亮他人的前程。丛飞曾说，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于质量，只要自己有瞬间的灿烂就足够了。

是的，就如这银杏，没有百花的绚丽惹人注目，但它参悟了生命本应如斯，生的无声无息，去的干净利落，因此没有犹犹豫豫的样子不忍离开旺季的葱茏，没有依依不舍的难以割断夏季的葳蕤。

是的，人生亦如银杏，比如柏寒，比如丛飞，生前不曾显赫扬名，没有给自己置办豪宅名车，身后亦能淡泊处之，依然为他人着想。在当今的社会里，其实他们活得更有质量，他们去得也更有尊严。

看吧，那银杏，金黄得炫目，宛如对生命的吟唱，金黄地扎眼，犹若对严寒的挑战。它们以最尊贵的颜色映入眼帘，以最绚烂的颜色让人流连，以最淡然的姿态让人驻足。它们的生命永远璀璨发光，它们的光彩永远壮美生辉。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 （传真）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093338989 （联系人：缪振清） 广告经营许可证：铜广证第3407006号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8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